

积金不如遗经

读《隔篱烟火》和《即将逝去的生活》

潘江涛

读书札记

这些年专注于乡土文学的阅读，有失望也有惊喜。所谓失望，不是说阅读浪费了时间，而是一些文本内容差错不少，倘若将其当作文史资料引用，笃定会误人子弟。而所谓惊喜，是因为沙里淘金，少数著作还是令人爱不释手的。比如，汤溪新乡贤联合会新近推出的《隔篱烟火》和《即将逝去的生活》（2023年7月，上海三联书店）。

拿到一本新书，习惯先看序与跋（前言与后记），尤其是后者。因为通常在这里，作者会更直白、更率性地袒露和传递一些信息，比如作家的心路历程、关于本书创作的来龙去脉等，有利于读者从中捉摸到一些蛛丝马迹，辅助阅读。而优秀的前言后记，本身就是极好的散文作品。中国文学史上，曾经有不少精彩的序或跋，因其精彩经典，而为世人熟知，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赵孟頫的《兰亭帖十三跋》等，皆成为不朽的经典篇章。

中国方言研究院院长、原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曹志耘是著名的汤溪乡贤，也是《隔篱烟火》序言的理想作者。汤溪曾经阔过，只不过，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这个阔也就失去了依凭。多少年了，汤溪人不愿意回头看一看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更无人愿意走进它的深处，去探究，去体验，去传扬。故而，乡贤曹志耘希望汤溪人凡事要自视，因为只有自视才能自知，从而夯实自信之根基。及至读了《隔篱烟火》，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一本自视之作、自知之作，也是一本自信之作。

主编伊有喜曾是先锋派诗人，也是汤溪新乡贤联合会中的活跃人物。《隔篱烟火》和《即将逝去的生活》能够同时出版，他是催生婆，也是操刀手。在《篱笆打开它的喇叭花》（代后记）中，他以诗性的语言说清了为何要牵头挖掘汤溪乡土文化的缘由，读来让人肃然起敬。

青山给出它的鸟鸣，篱笆打开它的喇叭花，是一幅唯美的生活画卷。或许，书题《隔篱烟火》即缘于此？

苏易、苏战辉编著的《即将逝去的生活》，我只随手翻了翻，个中原因：一是汤溪百工口述实录已经伊有喜创设的风物君公众号推送，二是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著作读了不少，比如浦江籍作家王向阳的《手艺》，东阳市政协牵头编撰的《东阳帮》等。所以，这一回，我重点阅读中国民俗专家、复旦大学教授郑土有的《序》和编者之一苏易的《后记》。

中国乡村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时代发展的列车滚滚向前，所有人都在拼命向前奔跑，许多事情就被抛在了身后。传统文化中的人情与手工，以及由此产生的缓慢而诗意的生活方式，如同渐渐湮没的风景，越来越远，直到消失不见。现如今，每一个可称作是工的手艺人，已经或者正在成为非遗传承人。

女儿苏易、父亲苏战辉显然看到这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他们出于对故土的一腔深情，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以口述实录的形式，联袂推出《即将逝去的生活》。不是

怀旧，而是传承；不是留恋过去，而是着眼未来。

口述实录是撰写三亲史料的常用方法。苏易、苏战辉面对的采访对象，汤溪百工，均为某一段历史的当事人或见证人，加之采访时可将笔录和录音、录像、图片有机结合，较传统史学具有真实鲜活、细节生动的特点。而当这种口述实录成为文学本身时，人生便有了多重向度和多重维度，它使原本干瘪的生活现象渐渐丰盈起来，成为可逆可溯的历史故事。

《隔篱烟火》是一本可看、可传、可藏的乡土文学，以汤溪历史为脉络，考证、填补了汤溪区域的许多名胜古迹和民俗风情，大体勾勒了曾经辉煌、不太为人所知的姑蔑文化。具体可用真、广、深三个字来概括。

真是真实。每一篇文章都是作者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写作源自想象，但想象要根植于人生经验。毫无疑问，这是纸上还乡，这些作者频频回头张望那些消逝或终将消逝的事物。

《踢着石子回家》是本书的开篇，作者飞沙回忆故乡，回忆年少生活，写到了塔石的生态环境，写到了讲故事的母亲，写到了村前村后的名木古树，也写到了少年的他砍柴、刈草的往事。其中有两点印象特别深刻：

一是旧时塔石有“小兰溪”之称，也曾是热闹之地。塔石曾是金华市委宣传部的挂钩联系点，我每年至少要去两趟，是个偏僻得不能再偏僻的山区乡。飞沙写道：小小金华府，大大兰溪县。当年的兰溪得益于水运优势，曾经比金华还要热闹，不然也不会被称作小上海。而据汤溪老人回忆，塔石的中心街上，鼎兴时糕点铺有六七家，前店后作坊的，生意好得很。

二是塔石古树，大多在1958年被砍掉了，古树是有灵性的，它高大挺拔、华盖参天的形象，对人的精神乃至命运起着重要的暗示与转捩（猎）作用。古树是老村的宝贝，前人明白这一点，非常注重风水林的保护，将之与村庄的兴衰联系起来。飞沙的笔触有些苍凉，但表达很有力量。

广是广泛。《隔篱烟火》被剖为《朝花夕拾》《美食杂谈》《风物杂忆》《文史钩沉》4辑，加上《序》与《后记》，共81篇文章，涉及汤溪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民俗、地理、地名等方面。伊有喜说：借助这些过往的记忆，出门在外的人得以一次次回溯，一次次回到念兹在兹的故乡。

是的，乡土几乎是城市生活的来处，供养着城市所有故事的诞生与延续。

比如汤溪方言。方言是乡土文化的活化石。金华方言属吴语的南极，享有“方言最难懂”的名声，县市之间更是呕哑嘲哳，往往不能直接对话。而汤溪方言，又是金华方言中的特殊语种，尽管只囿于金西这片土地，至今只有二十多万人说汤溪话，但正是由于汤溪方言的存在，不管行政区划如何变化，汤溪文化的特色始终未变。（郑土有语）

又比如汤溪美食。金华是我国著名的农耕大市，既有勤耕苦读的传

统，又有精烹细作的技巧，更有推陈出新的能力，美味佳肴数不胜数。只不过，吃在金华，而味在汤溪，纯正、简单、咸鲜。《隔篱烟火》第二辑《美食杂谈》收录了6位作者的12篇文章，其中张乎就有4篇清明粿、灰汁糕、辣椒酱和乌饭，虽说并非汤溪特有，但从张乎细腻的笔触中可以窥见汤溪人节俭生活之初心。

深是深刻。中国历史是断代史，不适宜修通史。《隔篱烟火》收录的文章是横向的，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但总体上又构成一个纵向的脉络。文章作者不是粗浅的、单纯的对景物、对事物的描写，而是将自然、社会、生命相融合，字里行间无不浸透了对生活的感悟，对生命的歌颂，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深深思考。

《隔篱烟火》收录了杨荻的5篇很有分量的散文。这些文章先前见过，今天再次捧读，又是别有一番意趣。杨荻不是汤溪土著，因为早年入职水电十二局，便与白沙溪有着说不清理还乱的瓜葛。《白沙记》《千山暮雪》《诗人、温泉、九峰山》杨荻娓娓道来，清丽的文字像行云流水般舒展，是一位颇有辨识度的散文家。我甚至觉得，有辨识度的文字，一定关联着写作者的生命质地，与写作者自身命运息息相关，连接着他的血地、童年、少年及成长环境。

高阿大是高旭彬的笔名，他不仅是《隔篱烟火》的副主编，还是汤溪鸭岭头的女婿。他既喜欢在荒山野外转悠，又酷爱在枯纸堆里发呆，每每皆有不俗的发现。在《二十年前的鸭岭头》中，他写道：现在的地图是找不到鸭岭头的，原因是在汤溪方言里，鸭跟学的发音差不多，于是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鸭被写成了学。他认为，第一个把鸭字写成学字的人好没见识，鸭岭头是因为这里有一座山的外形和鸭子很相像，学岭头就解释不通了。

窥一斑而知全豹。高阿大写的虽然是汤溪的鸭岭头，但它代表所有的乡土。

三就像了解西周的风土人情，可以到《诗经》里寻找一样，地域文化就是乡土文化的一部分，它产生于文学。这使我想起了沈从文和湘西，汪曾祺和苏北高邮，贾平凹和八百里秦川，他们的作品都离不开自己的家乡，并在那片土地相互得到了永存。他们的作品，总是会打上家乡作家本人生活的烙印，很多温馨的东西，就是作家心灵化了的故乡。闭上眼睛，几乎就能听到他们所讲述着的，都是属于自己那片地域上的文化，描绘了一幅幅的风情画、风俗画，还有浸泡在情感里的故事，流淌在血脉里的印记。

基于这样的认知，回头再读《隔篱烟火》和《即将逝去的生活》，一个个迷糊在读者心中的疑问便会渐渐化开，不由得发出“原来如此”的感叹。

积金不如遗经。汤溪地域面积不大，但将近500年的县制史，足以让人流连、探索与研究。我相信，只要假以时日，《隔篱烟火》《即将逝去的生活》的文史价值将进一步凸显。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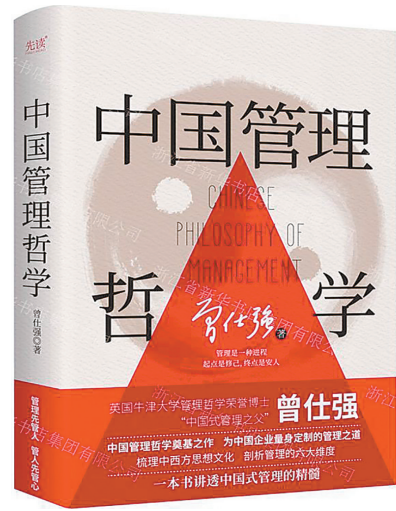


《往前走，天就亮了》

本书是《作者文摘》名家经典散文套书三册之一，它精选了黄永玉、莫言、李银河等几十位当代文坛名家的经典作品，把他们对生活和生命的热情通过细腻的文字传递给读者，让读者在平淡的生活中慢慢咀嚼、回味世间的趣事与美好，每一天都活得有滋有味。

本书饱含思想光芒，充满诗意，富有哲理与感染力，堪称体味日常之趣的美文典范。全书共分为“对这个世界说情话”“无常便是常”“一事精致，便能动人”“薄情的世界里温情地吃”“几大主题”。

这里有人间烟火，也有风雅诗意。无论是莫言的真实生活，还是李银河的直率坦诚，那些穿越时光的金言妙语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触碰你内心最深处的情感需求，带给你情绪的共鸣和思考的启发。会在迷茫时为你拨云散雾，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而温暖的驿站，从而激发你思考和改变的勇气。



《中国管理哲学》

本书是中国管理哲学奠基之作，由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曾仕强倾力打造。曾仕强是牛津大学管理哲学荣誉博士，专研中、西管理思想比较，率先提出“中国式管理”理念，被誉为“中国式管理之父”“全球华人中国式管理第一人”。

管理的任何活动都牵涉到人，许多关于人的管理难题，都需要用哲学的方法来思索。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使命的驱动下，曾仕强完成了这部《中国管理哲学》，主要目的在于追求新的融合：一方面使中国的道德理想和艺术精神能充分融化于现代管理之中；另一方面，希望西方的管理模式能够在中国走出一条崭新的、真正适合中国人的通途大道，从而为当下中国企业界乃至政治界等各领域在规划、组织、任用、指挥、控制等五大方面的共同管理难题，提供正当的解决方案。

融媒记者 胡莹璐 整理